

我生而为天之骄子，
不缺富贵，不缺权势，
唯独缺一个你。

一脉香

淡樱 / 著
YI MAI XIANG

虎結篇

你若凌驾于世俗之上，
我便与你并肩同行。



淡櫻 / 著



一脈香

完結篇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脉香.完结篇/淡樱著.—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229-10373-6

I. ①一… II. ①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2914 号

一脉香.完结篇

YIMAXIANG WANJIEPIAN

淡樱 著

责任编辑:张德尚

责任校对:刘小燕

装帧设计:九一设计

封面插图:容 境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mm×1 000mm 1/16 印张:16.75 字数:305 千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10373-6

定价: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一脉香

(完结篇)

第一章	他心悦她	/1
第二章	他的改变	/22
第三章	大兄之情	/48
第四章	相思不得	/70
第五章	何为动心	/85
第六章	甘愿一赌	/104
第七章	愿赌服输	/120
第八章	崔锦归来	/138
第九章	巫女之名	/150
第十章	名扬燕阳	/172
第十一章	君子好逑	/192
第十二章	并肩同行	/210
第十三章	巫子被贬	/222
第十四章	与子偕老	/233
番外篇	夫妻上朝	/258
后记		/263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他心悦她

今天的花灯都集中在洛丰最大最热闹的主街上。崔湛与崔锦说了，便调头往清冷的八宝路走去。崔锦也没放在心上，带着阿欣与阿宇两人开始慢悠悠地走进花灯街。

街道两旁摆满了花灯，各式各样的，让人目不暇接。还有猜谜的，捞鱼的，卖中秋巧果的，数不胜数。整条主街亮如白昼，四处都是人群，热闹之极。

崔锦是头一回参加花灯节，看着琳琅满目的花灯，倒也觉得新鲜。

阿欣更是看得眼睛都花了，直说：“大姑娘，这盏白兔花灯好漂亮，啊，这盏牡丹花灯也好看，那盏小童举灯的也好有趣！”

崔锦含笑道：“你喜欢哪一盏，我赏你。”

阿欣不胜欣喜，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又转，最后买下了一盏芍药花灯。她提着花灯，爱不释手的。崔锦看向阿宇，说：“你若有喜欢的，我也赏你一盏。”

话音落时，身后冷不丁地响起一道声音。

“你倒是奇怪，其他姑娘都是给自己买，唯独你给侍婢买。莫非这些花灯都不入崔姑娘的眼？”少年郎正处变声的时期，声音里带了几分沙哑。

崔锦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欧阳小郎。

她坦荡荡地一笑。

“喜欢却也不一定要得到，能远远观之便已足矣。”

欧阳小郎大笑：“难得，难得，你区区一个姑娘竟能如此豁达。”

崔锦狡黠一笑，又道：“倘若喜欢便一定要得到，小郎岂非忙不过来？”

欧阳小郎先是一怔，随后才反应过来。他摇着头，叹道：“想当初在燕阳城时与我斗嘴之人都垂头丧气离去，到了你身上，却是接二连三地被调侃，偏偏我还反驳不得。不过……”他顿了下，笑说：“小郎我欣赏你！家姐前些时日还与我提起你，正好我要登船游河，家姐亦在船舫上，可要同游？”



崔锦含笑道：“小郎盛情，阿锦难却。”

崔锦那一日参加了欧阳将军的寿宴后，便收到了欧阳钰单独的请帖。

之前她落魄之时，欧阳钰并不曾伸出援手，连茶话会也没有邀请她。只不过她也没有在意，欧阳家与谢家之间的关系，她隐约知晓。欧阳钰帮是情分，不帮也是本分。

更何况她后来从闵恭口中得知当初闵恭想要借助欧阳家的力量帮她一把时，发现欧阳钰暗中替她挡了不少明枪暗箭。

崔锦头一回赴约时，欧阳钰倒也直爽，开门见山便说了当初不能明着帮她的理由。

崔锦极是欣赏欧阳钰的性子。

这一来二去的，两人也渐渐走得越来越近，成了无话不谈的闺中知己。

欧阳钰正想让侍婢去催一催欧阳小郎，话还未出口，便见到欧阳小郎与崔锦一块走了进来。欧阳小郎说：“阿姐，你看可巧了，我来的路上怕你无聊，把你的闺中知己给带来了。”

与欧阳钰相处的时间不短，崔锦也不像以前那般客套了。

她笑吟吟地走上前，说道：“阿钰莫要听小郎胡说，明明是小郎贪玩，碰巧遇上了我。不得已之下才与我一块来找你了。”

欧阳钰也笑吟吟地说：“阿弟，莫说我偏心。你与阿锦两人的话，一看便知你是哄我的。瞧瞧你，老大不小的，还成日贪玩，就该娶个媳妇好好地稳住你。”

欧阳小郎最怕这个话题，连连举手投降。

“中秋佳节的，阿姐便饶过我吧。”说着，欧阳小郎瞅了眼崔锦，又道：“阿姐这下也不愁没人陪着说话了，时辰尚早，我出去看看有没有好看的花灯，若有入得了眼的，便给阿姐买一盏。”

欧阳小郎溜得飞快。

欧阳钰看着他的背影，叹道：“真是拿这个阿弟没办法。”

崔锦笑道：“小郎还不曾及冠，阿钰也无须太过担心。”

两人走到船板上，河风拂来，微微带有凉意。欧阳家的船舫周遭还有几艘船舫，点着各式各样的花灯，时而有琴声与欢声笑语传出。

不过在夜色之下，看不清是哪一家的船舫。

欧阳钰忽道：“今夜的月真圆。”

崔锦瞧着她，笑道：“阿钰可是在想念意中人？”欧阳钰曾经很委婉地与她提过，她有一个意中人，可惜家世不是特别好。至于是谁，欧阳钰没有主动说，崔锦也没有问。横竖她想说了，自然就会说的。

欧阳钰脸微红。

“胡说，我才没有。”

崔锦又岂会不知她在说反话，她笑嘻嘻地道：“阿钰想念也不打紧，与我说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只是有一点儿想念，我也不知怎地就倾心于他了……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跟在阿爹身边做事，看起来是个憨厚的人，岂料耍起刀剑来却像是变了个人，身上像是镀了层光一样，那般的英明神武。再后来，我越看他便越觉得他好……”

崔锦安静地听着，时不时附和上几句。

她晓得这个时候，欧阳钰更需要的是一个倾听的人。她也愿意倾听。这段时日，她的日子过得太美妙了。有钱有名声，还有和睦的一家，以及一个闺中知己，所有事情都如同她想象中那般发展着，日子不要太舒爽！

尤其是，没有谢五郎！

崔锦的目光不经意地掠过不远处的一条船舫，不由微微一顿。那条船舫在众多花灯摇曳欢声笑语不断的船舫之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船舫不大，而且只点了两三盏灯，看起来有些孤寂。里头灯光微弱，窗门紧闭，外头只有一个穿着黑衣的仆役站着。

那仆役站在阴暗之处，似是在眺望着她们这一边。

“阿钰，你可知那条船舫是洛丰的哪一户人家的？”

欧阳钰瞥了眼，说：“应该不是洛丰的，兴许是其他地方慕名而来。每逢花灯节，慕名而来的人可不少。”

崔锦听后，便也不再在意，又笑着与欧阳钰说话。

崔锦与欧阳钰相谈甚欢。半个时辰后，她方带着阿欣与阿宇离开了欧阳家的船舫。登上岸边的时候，欧阳钰还对她挥挥手，崔锦也含笑挥手。

待欧阳钰身影渐远时，她方转过身。

阿欣问：“大姑娘，我们现在要回府么？”

崔锦看了看天色，说：“时候的确不早了，不过也不急。想来现在街上也没什么人了。”

阿欣附和说：“是呢是呢，这个时候大家都去河头放花灯了。”花灯一放，花灯节便差不多结束了。阿欣提着自己的芍药花灯，眼巴巴地看着崔锦。

崔锦今天心情极佳，为人也格外随和。

手指一屈，在她额头轻轻一弹。

“想去就去吧，阿宇跟着我便行了。”

阿欣弯眉一笑：“多谢大姑娘！”待阿欣离去后，崔锦又瞅向阿宇：“你呢？可

想去放花灯？”阿宇的一张脸憋得通红，“小人又不是姑娘家家……”

崔锦笑了笑，说：“你也不过是半大的少年郎，今天花灯节热闹，你若想玩便去玩。”

“小人要护着大姑娘。”

阿宇来了洛丰后，比在樊城时要稳重得多，且他还是个好学的。之前她让大兄帮忙教他识字，这一年多以来，进步神速，不常夸人的大兄在她面前也夸了好几回。

她说：“要跟便跟着吧，走，现在大街上人少，去逛一逛。”

现在这个时辰不算早了，她其实有些乏了，本想回去的，但是想必这个时候阿爹与阿娘还在院子里花前月下的，当儿女的偶尔也要识趣。

思及此，崔锦便索性再在外头走走，等花灯节结束后才归家。

笑河岸边离洛丰主街有一段距离，穿过一个岔口处，还需走上百步左右。崔锦一路走去，周遭并没有多少人，想来都去了河头放花灯。

到了岔口处时，冷不丁地冒出了一道人影。

阿宇三步并作两步便挡在了崔锦的身前，浑身冒着警惕的劲儿。

“是我。”黑影从阴影处慢慢转出，月光之下，露出一双勾人的丹凤眼。崔锦松了口气，说：“阿宇，退到一边。”语气里有了丝无奈。

闵恭每次出来总喜欢吓一吓她，仿佛不吓她便不罢休似的。

幸好她已经习惯了。

闵恭看着她，说：“我等你很久了，”他的眸色微深，“陪我走走。”

崔锦下意识地便环望周遭，确认无人后，她方微微松了口气。只是这里没人，不代表主街没人。她能跟欧阳小郎一起走，是因为他还只是个少年郎，且他身边还有他的几个知己好友。

再说，她与欧阳钰成为闺中知己的事情，洛丰城的贵女圈早已皆知。

当时主街上车水马龙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她跟着欧阳小郎上欧阳家的船舫，并不会显得轻浮随意。然而，闵恭不一样。

如今大街上的人不多，而闵恭又只有一人，被有心人瞧见了，那便是大大的不妥。

崔锦动动唇：“闵郎，阿锦……”

婉拒的话语还未说出，骤然有黑影罩下，随之而来的还有闵恭的声音：“早就知你会犹豫不决，如今幂篱已戴，不会有人认出你，”一顿，他微微凑前，压低声音道：

“今天中秋，我有礼物送你。”

她唯有应承，刚走数步，她的脚步一顿，吩咐道：“阿宇，你远远跟着。”

阿宇应声。

闵恭戏谑的声音传来：“阿锦便如此怕被认出来么？”

崔锦淡淡地道：“事关阿锦名声，阿锦不得不谨慎一些。”若是闵恭被认出，兴许还能落个风流的美名，倘若换成了她，便是轻浮不矜持。

闵恭听出她语气里的一丝不悦，也不再多说。

两人无声地走了一段路，进入主街的时候，人果真已经不多了，卖花灯的摊档也少了，不复之前的热闹拥挤。

闵恭蓦然停下脚步。

他说：“我送你一盏花灯，过中秋，大街小巷里哪个姑娘不是一人一盏花灯的。你倒是特别，只给自己的侍婢买，还说些什么喜欢便要远观的胡话。”

他不以为然地道：“喜欢一样东西便要得到，你喜欢哪一盏，我赠予你。”

崔锦诧异地道：“当时你在？”

闵恭说：“今天中秋，军营里放假，我跟了小郎一块出来的。小郎怕被欧阳姑娘唠叨，便拿你当挡箭牌。”

听到此话，崔锦不由得一怔。

“你一直在等我？”

闵恭咧嘴一笑：“是，可有感动得涕泪横流？”

崔锦说：“……没有。”

闵恭也不曾在意，方才的那一句不过是随口之言。而崔锦听多了，也知道这不过是闵恭随口一说，所以便也应得随意。

花灯摊档上只剩七八盏花灯，水鸭的，家猫的，还有几种常见的夏花。这个时候的花灯都是卖剩的，自然不及之前的好看。

“喜欢哪一盏？”在闵恭看来，它们模样都差不多。

崔锦听他一说，便知他今日非得给自己买花灯了。她心中有所思量，半晌后才说：“没有喜欢的。”两人又辗转到第二处摊档，崔锦又说了一样的话。

第三处，第四处，第五处……

主街上剩下的花灯摊档都转了一圈，崔锦仍旧是说：“没有喜欢的。”

她瞥了闵恭一眼，只见他眉头紧锁。

她道：“想来好看的都让人买了去。”

此时，闵恭忽道：“你在此处等我。”随后，他迈开步伐，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远了。不到半刻钟，他回来了，两手空空的。

他狡黠地道：“走吧。”

瞧他高兴的模样，虽说走，但步伐却是未动，反而是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崔锦一声不吭的。

闵恭这才无奈地道：“真是不解风情，这会你就该问我为何空手而归。”





她被他盯得毛骨悚然的，只好开口：“为何闵郎空手而归？”

“之前你与阿欣说话时，多看了两眼那盏并蒂莲花灯吧。后来被小郎打断了。我方才让摊档的老板重新做了一盏，等会我送你回去时，应该就能做好了。”

他高兴地道：“我付了重金，让他用心做。”

崔锦没想到他会如此心细，她今夜与阿欣阿宇游街时，的确多看了几眼那盏并蒂莲花灯，当时她只觉做工精美，在一众花灯里头格外显眼，不承想闵恭竟是注意到了。

当崔锦提着一盏并蒂莲花灯时，她的心思有了一丝变化。

闵恭说：“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去。”

崔锦正想说什么，闵恭又打断道：“不许拒绝。”兴许察觉出自己声音中的强硬，他又软了下来，改口道：“我送你到小巷里。”

此时的闵恭已经发现崔锦乃吃软不吃硬，一旦强硬起来，她必定会想方设法婉拒。果不其然，他这么一说，崔锦也不出声了。

他含笑道：“小巷里没人，不会有人发现的。到了小巷我再离去。”

崔锦看了眼手中的并蒂莲花灯，说了声：“好。”

闵恭头一回得到她的应承，简直要心花怒放。到临近崔府的小巷里，他拿下了崔锦头顶的幕篱。她愣了下，不由得仰起脖子。

并蒂莲花灯散发着温暖的光芒，映衬着一张雪白而红润的脸蛋。

莹莹水眸，挺翘的鼻梁，还有小巧的红唇……

他只觉腹下有一股热流，目光瞬间变得幽深。

崔锦立即察觉出危险，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然而还未站稳，闵恭便已倾前身子，在她的左脸颊上轻啄了一口。

“你……”她连连退了几步。

闵恭的眸子亮得惊人，他道：“阿锦，我会娶你为妻。”

她捂住了左脸，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半晌，她咬牙道：“真真是无赖子！”每次都是这样占她便宜！

崔锦恼羞得不行，留在原地又使劲地擦了擦脸颊，心中早已将闵恭骂了上千万遍。阿宇一直远远地跟着崔锦，巷子里黑漆漆的，闵恭对崔锦做了什么，他也不大看得清楚。不过如今见大姑娘的模样，他心底也能猜出个大概来。

他走上前，说：“大姑娘，方才大房的马车回了府里。”

崔锦冷静下来，说：“嗯，我知道了。”

她没有选择角门，而是准备绕出巷子，从后门进去。后门离梧桐苑比较近，能省不少步子。然而，在崔锦走出巷子的时候，一道黑影暮然出现。

她以为又是闵恭，没好气地道：“你又想做……”话音未落，崔锦已是看清眼前的人影，她的身子瞬间就僵住了，浑身冰冷得仿若身处腊月寒冬。

黑衣人面无表情地道：“郎主要见你。”

崔锦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还能踏进谢家别院。

向来镇定自若的她头一次寻不回冷静两字，她坐上了马车，一路过来，直到谢家别院时，她的脑子都是乱哄哄的。

她半点思绪都找不到，甚至连手脚都在发抖。

是的，她在心慌。

她完全不知道谢五郎为什么又会重新折回洛丰，又为什么会重新召见她。她摸不透，想不明，更不知道谢五郎究竟想做什么。

他不是已经厌恶她了吗？他不是已经玩够了吗？他不是已经报复过她了吗？

她已经顺从他了。

可是……为什么他还要回来？

一想到上一次她苦苦经营的名声，被他轻描淡写地破坏后，她就不禁有些沮丧，且心里头还渐渐升起了一股无力之感。

她与谢五郎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一个是天，一个是地。

谢五郎的出身与地位注定他是高高在上的神，而她现在再努力也不过是枉然。他依旧能够轻而易举地踩死她，如同蝼蚁一般，轻轻一捏，即便是蝼蚁之王也只能粉身碎骨。

“崔姑娘，里面请。”

带路侍婢的话音拉回了崔锦的思绪。

是她第一次来谢家别院时沐浴的屋子，当初便是在里头她见到了赤条条的谢五郎。今日，谢五郎又要故伎重施么？

面对闵恭的时候，她还能婉拒。

可是面对谢五郎，她却只有任他宰割的份，不能拒绝，只能依照他的心意行事。

她这个时候有些认命了，甚至不想反抗了。横竖她如何反抗，到头来也只能被谢五郎宰割。

她几乎是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进入了屋里。

这一次不像上一次，白玉砌成的汤池并没有热气氤氲，屋里的一切她能看得一清二楚。汤池旁站了一个侍婢，她的声音微冷。

“请姑娘沐浴。”



汤池里的水是冷的。

而此时，侍婢又重复了一遍：“请姑娘沐汤。”

崔锦咬咬牙，褪去了身上的衣裳。此时已是秋季，夜里寒凉，当她滑入汤池中，冷水漫过她的身子时，她只觉有寒气从脚底咻地一下传遍了全身，冻得她牙齿咯吱咯吱地响，浑身也在颤抖着。

而一旁的侍婢仍是一副面无表情模样。

便是此时，刚刚还是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崔锦霍地升起了一股斗志！

她不甘心！

她不能放弃！

现在她还不清楚谢五郎要做什么，她不能这么快就丧失了斗志！她必须要冷静下来。她今日为鱼肉，又岂知他日不能为刀俎。

谢五郎是神，可是也未必不会从神坛掉落。

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个国家尚能被颠覆，更何况谢五郎他只是个凡人，谢家也只是依靠巫族攀爬上去的。

侍婢愣住了。

不知是不是她的错觉，方才还是死气沉沉的崔氏蓦然间像是变了个人，仿佛在水底获得新生一般。她的一双眸子熠熠生辉。

当她从汤池走出时，她还对她微微一笑。

“有劳姑娘了。”

侍婢蒙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

她狐疑地看了崔锦一眼，才敛眉道：“郎主在竹青园。”言下之意，便是不带路了。崔锦明白她的意思，微微颌首。

谢家别院于她而言，已是再熟悉不过。

她在这里曾经待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里谢五郎宠着她，与她虚情假意。说起来，当初是多亏了阿墨，若非他的一句不经意的提醒，她也不能这么快便判断出谢五郎的用意。

她迅速地在脑子里回想过往的画面，企图在其中寻出一丝一毫的帮助。

可惜她什么都没有想到。

终于，竹青园近在眼前。

崔锦停下脚步，她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地呼出。

她迈入了竹青园。

时隔数月，她再次见到了谢五郎。

他依旧穿着素白的宽袍大袖，一头墨发懒散地披着，微微有些湿，可见是刚刚沐浴过的。他坐在落地屏风前，手中把玩着一盏花灯，正是崔锦的并蒂莲花灯。

屋里头很是空旷，侍候的人一个也没有。

崔锦没有刻意放轻步伐，在离谢五郎还有十来步距离的时候，她跪了下来。

“阿锦拜见郎主。”

“哦？不唤五郎了？”

崔锦说：“郎主已弃阿锦。”

谢五郎变得沉默。过了许久，崔锦只觉得自己跪得双脚发软，可谢五郎依旧没有吭声。终于，足足在两炷香的时间后，谢五郎开口了。

“阿墨。”

阿墨随即出现。

谢五郎又说：“此花灯碍眼，拿去烧了。”

阿墨应声，从进来到离去，他连一眼都没有看过崔锦。

“过来。”谢五郎又道。

崔锦抿抿唇，从善如流。她就像以往那般，坐到了谢五郎的身边，两人之间仅有一个拳头的距离。他说：“到我怀里来。”

此时，崔锦却是犹豫了。

然而，就在她犹豫的瞬间，一股微微粗暴的力道直接将她带入怀中。她只觉眼前天旋地转的，回过神来时，谢五郎的脸已经近在咫尺。

可尽管这么近，她仍旧不知他心底在想什么。

她以一种极其亲密的姿势坐在他的怀中，双腿被强迫圈在他的腰间。

她的呼吸变得急促。

一道冰凉贴上她的左脸颊，谢五郎不知从何处取出一方帕子，带着微凉的湿意用力地擦拭她的左脸，动作丝毫不怜香惜玉，反而是粗暴之极。

没一会，她的脸颊便被擦得通红。

可她一声也不吭，就算疼得厉害，她也默默忍着。她就是不说话，一句也不说，像是一个任人摆弄的人偶。

“疼么？”

崔锦说：“疼。”

“为什么不求我停下来？”

崔锦没有回答。

谢五郎却是有些恼怒，帕子被丢掷到一边。他正想粗暴地蹂躏她时，怀中人哆嗦了下。便是这一下哆嗦，让他的恼怒瞬间消失了。





修长的手指抚上了她的左脸。

这一回，他的动作是极其轻柔的，仿佛指尖下摩挲的是世间最珍贵的宝物。

他轻轻地，轻轻地，一下又一下地抚摸着。

慢慢地，慢慢地，他的手指滑到了她的眉眼间，他仔细地描摹着她的眉形，还有眼睛，然后是鼻梁，再到嘴唇。他的动作极慢极慢，仿佛在感受着崔锦的五官。

他一遍又一遍地摩挲她的五官，微凉的指尖已是微微发烫。

他头一回那么渴望自己不是目不能视物，他可以一睁眼就看清她的模样。他想依靠双眼看清她此刻的表情，而非依靠呼吸来猜测。

崔锦愣住了。

此时此刻的谢五郎面上竟是有了一丝柔情，明明他看不见，可他却对她满脸温柔以及怜惜。

很快地，她警惕起来。

这一次，谢五郎不知又要玩什么花样，她不能放松警惕。

“阿锦。”他忽然唤道。

不等她回应，他又唤了声：“阿锦。”

“阿锦……”

“阿锦……”

“阿锦……”

他一遍又一遍地唤着，仿佛以此为乐，连崔锦也算不清他究竟唤了多少回。直到他的声音变得沙哑时，他才停住了。

他搂紧她的腰肢。

“你戏耍我一次，我戏耍你一次，扯平了。”

崔锦瞪大了双眼。

扯平了？！扯平了你不应该回燕阳城吗！

刚刚难得冷静下来的心又开始慌了，事情往她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着。谢五郎说扯平了，谢五郎温柔地看着她，谢五郎一副迷恋她的模样。

这些都足以让崔锦引以为傲的冷静迅速摧毁。

谢五郎说：“从今后，我不再戏耍你。你想要什么我便给你什么，不会欺负你，也不许任何人欺负你。”顿了下，他又说：“你爹想回燕阳城的本家，我会让他如愿以偿。汾阳崔氏会风风光光地接你们一家回去，不会再有任何人欺负你们一家。”

“离开洛丰时，我原以为戏耍过你之后，便能满足地回燕阳。如今方知我错了，我心中一直记挂着你。原以为只是一场虚情假意，不承想到却弄假成真了。不过……很好，我很高兴，也很快活。”

他头一次对一个姑娘说这么多的话。

这数月来，他一直想不通自己的情绪，王四郎说他心中有了崔氏，他起初是不信的。可是他现在却信了。当他怀里再次有了她的气息时，心中的结霍然解开。

他说得满心欢喜，却不知此时此刻的崔锦脸色白得吓人。

方才还仅仅是心慌，如今彻彻底底的是害怕了。

谢……谢五郎当真心里有她了？这莫过于是最可怕的事情！

她想说你凭什么你说扯平就扯平了？我一点也不乐意好吗？从头到尾，都谈不上一个“平”字。

她想谢恒你凭什么这么自大？在众人面前戏耍我，将我扔进地狱的人不是你么？凭什么你回心转意了，我就得笑脸迎合？

在身份上，他们的确是不平等。

可是在感情上，他们是平等的。

谢五郎，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在被你玩弄之后还要乖巧顺从地迎合你的感情？你倾心于我，可我不！一点也不！

崔锦登时就愤怒了。

愤怒的情绪甚至要高于心底对不能掌控发展的害怕！

她霍地推开了谢五郎。

“不要！”

“我不要！”

“谢恒！你高兴了，可我不高兴！不是你喜欢我，我就要眼巴巴地上前等着你临幸。我不喜欢你，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喜欢过你，一点，甚至连一丝都没有。你为什么要回来？我不是已经如你所愿那般卑微得任人宰割了么？不是如你所愿那般地位一落千丈，谁都可以欺辱我了么？我都这般了，你到底还有哪里不满意？你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

“我到底哪里入你眼了？你说，我一定改！”

“谢恒，你莫要太过自负！我崔锦断不会倾心于你。我承认，在樊城时是我不好，是我先欺骗了你。可后来你也报复我了，你以五十金羞辱于我。再后来到了洛丰，我崔锦对天发誓，我从未主动招惹过你。是你先来招惹我的，是你想要报复我。你明明是天之骄子，而我只是地上蝼蚁，蝼蚁咬了你一口，你却反咬它一口。谢恒，你的风度呢？谢恒！你小气得可怕！这样的你，我怎敢倾心？怎会倾心？”

此刻的崔锦愤怒得不再瞻前顾后，更是忘了谢五郎的身份，忘了他是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而她不过是蝼蚁一样的小人物。

她什么都顾不得了。





谢五郎给她带来了太多的压抑，太多的不满，太多的愤怒。而愤怒到极点的时候，她爆发了，像是山泥倾泻一样，没有任何预兆，扑通扑通地滚落。

而当一切归于平静时，她却哭了起来。

她号啕大哭。

“求求郎主，放过阿锦。阿锦玩不起，阿锦真的玩不起。”

她哭得梨花带雨的。

谢五郎没有想过能从崔锦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尤其是那几句你凭什么！你为什么！从未有人敢当着他面这般斥责他。

他起初心中是恼怒的。

崔氏怎么敢这么说？是谁给了她胆子敢这么藐视巫子？

可渐渐地，谢五郎发现他更恼怒的是崔氏说的后半段。她说谢恒！你小气得可怕！这样的你，我怎敢倾心？怎会倾心？

她从未倾心过他。

而他就在刚刚那般高兴那般快活地告诉她，他心中一直惦记着她。高高在上的谢恒心里有她。可转眼间她就将他头一回捧出的心意践踏于地。

他何时何地受过这样的屈辱？她怎么能不倾心于他？她怎么敢不倾心于他？

他怒得想要喝止她。

可是这个时候她却忽然哭了，像个无助的孩童一样，哭声震耳！她那般委屈地说，求他放过她。她哭得那么伤心，那么激烈，那么害怕。

就因为他说了句他喜欢她。

他的喜欢竟然被人如此嫌弃！谢五郎感受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冷意。

“大姑娘？”阿欣担忧地道，“可需找巫医回来？大姑娘你的脸色极差。”

崔锦动了动唇，可惜却半个字也说不出。

她虚弱地摇了摇头。

阿欣见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那一日花灯节，大姑娘半夜才回来的，整个人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手手脚脚都在哆嗦着，唇色也是白的。

之后她卧榻了整整两日，吃食都是由她送进厢房里的。

老爷和夫人还有大郎都看过大姑娘，大姑娘也只是勉强地应对着。阿欣不禁有些自责，花灯节那一夜，肯定发生了什么。倘若她没有贪玩去放花灯，兴许大姑娘便不会如此了。

阿欣离开了厢房。

她去找了阿宇，阿宇依旧一问三不知。可是她知道阿宇一定晓得什么的，他定是不愿告诉她。她又磨了阿宇好一会，阿宇闭口不言。

“老爷夫人还有大郎都担心着呢，大姑娘这般下去不是法子呀。万一折腾出病来了，那该如何是好。你也不是不知，大姑娘自从初秋在深山跪了七天后，到了夜里膝盖便会隐隐发疼。本来身子就不是特别好，大姑娘又喜欢硬撑着，到时候……”

说到此处，阿欣开始抹泪了。

豆大的泪珠滚落，一颗接一颗的，哭得好不心酸。

阿宇叹道：“阿欣姐姐莫要为难我了，想必你也晓得大姑娘是个有主见的人，断不会放任自己的身子不理的。大姑娘只是想静一静，等她想通了，自然就好了。大姑娘吩咐了我不能对任何人说，阿欣姐姐当真莫要继续为难我了。”

阿欣听了，只好作罢。

崔锦从榻上爬了起来，拖着无力的步伐走到了梳妆镜前。

她坐了下来，呆呆地看着如意纹菱花镜中的自己，脸色微微有些蜡黄，眼眶周遭有着明显的淡青色。尽管不太好看，可她心底却有一丝喜色。

她原以为自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在她像是一个市井泼妇那般将谢五郎骂得狗血淋头之后。尤其是她还那么高傲的谢五郎的真心狠狠地践踏在地上。

其实她在吼完之后，心里头彻底后悔了。

这样不冷静的她实在不像自己，她应该笑语嫣然地哄着谢五郎，慢慢地将他哄走。

谢五郎这样的人，只能顺着，不能忤逆。

越是忤逆，他便越是在意。

然而，她却犯了一个大错。她狠狠地斥骂了他！尽管骂完后，她心里头舒爽之极！宛如酷暑之下灌了一碗冰露！可冰凉过后，她开始后怕了。

她骂了谢五郎，骂了巫子谢恒！

当时谢五郎的脸色铁青，疑似乌云笼罩，仿佛就差一个电闪雷鸣，他便能将她活生生地劈碎。她想她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一日的情景。

空旷的屋内静谥得只能听到她的抽泣声。

她从未如此害怕过，以至于眼泪一掉便止不住了，从愤怒的大哭再到反应过来后害怕的抽泣。她那时真的后怕极了。

她跌坐在地上，边哭边看着他。

那时除了哭，她的脑子里半点法子也想不出。

而谢五郎的眉头紧锁得厉害，他慢慢地走到她的身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她。明明知道他目不能视物，可她却觉得他的那一双眼睛里充满了怒意。